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二十九回 判劉花園除三怪

斷云：三妖變化害人身，潘鬆連蹇被孽侵。

春春救出包衙訴，一鑿明堂洗萬精。

話說西京河南府新安縣路上有一座名園，喚會節園，每遇春三二月間，傾城都去園裡賞玩。當下河南府章台街上，有個開金銀鋪的潘小員外，名喚潘鬆，時遇清明佳節，因見滿城人都出去郊外遊賞，鬆遂亦稟告父母，獨自來這園裡，遍玩一遭。

待要回歸，割捨不得景致，於路上看著那青山似畫，綠水如描，不覺步入一條小路。這條路行人稀少，正行之間，聽得後面有人叫「小員外」。回轉看時，只見路旁高柳樹下，立著個婆子，生得：雞皮滿體，鶴髮盈頭。眼昏似秋水微渾，體弱如九秋霜後菊。渾如三月盡頭花，好似五更風裡燭。

潘鬆言曰：「素昧平生，不識婆婆姓氏？」婆婆道：「小員外，老身便是令堂的姐姐。」潘鬆想了半晌，言曰：「我也曾聽得說有個姨娘，只是未曾得相會。」婆婆道：「好幾年不見，你到我家吃茶。」潘鬆道：「承荷姨婆見愛。」即時引到一條崎嶇小徑，過一條獨木危橋，卻到一個去處。婆婆把門推開，入內卻是一座崩敗花園。這婆婆引潘鬆到亭上曰：「請坐，等我入去報娘知道，我便來也。」入不多時，只見假山背後兩個女童來道：「娘娘有請。」潘鬆道：「山僻之間，有甚娘娘相請？」只見上首一個青衣女童認得這潘鬆，失驚道：「小員外如何在此？」潘鬆也認得青衣女童是鄰舍王家女兒，名喚王春春，數日前因病死了。潘鬆問答春春道：「你因何在此？」

春春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小員外可急急走去，此處不是人家，若走得遲，則身不保矣。」當時潘鬆聽了此言，唬得魂不護體，慌忙奔走出那花園門來。

過了獨木橋，尋出舊路，自思：「慚愧，卻才這花園不知誰家的，如何數日前死的人卻在這裡？白日見鬼。」遂遷取路走到一酒店門前，只見店裡走出一人，卻是舊交天應觀道士徐守真也。潘鬆即便問曰：「師兄因何在此？」守真道：「小道因往會節園看花方回。」潘鬆道：「小子適間逢一件怪事，幾乎壞了性命。」遂把那前事對徐守真說了一遍。守真道：「我行天心正法，專一要捉邪祟，若與賢弟同行，看甚鬼魅敢來相侵。」二人飲罷，同出酒店。

正行之間，次路有矮牆，潘鬆又被婆子看見，被其一時引入矮牆裡去，卻又是先時撞見婆子的去處。當時徐守真在前面走，回頭不見潘鬆，守真只道又有朋友邀他往別處去，守真遂即自歸不題。

且說潘鬆在亭子上坐下，那婆子道：「先時好意相留，老身有些好話要對你說。且在亭子上等我便來也。」移時，婆子引著青衣女童，把手挽潘鬆到一個去處，但見：金門朱戶，碧瓦盈簷。四邊紅粉泥牆，兩下雕欄玉砌。

宛若神仙之府，有如王者之宮。

只見穿白的婦人出來迎接，與潘鬆相見已畢，分賓主坐定，叫兩個青衣女童安排酒來。但見：廣設金盤樽俎，鋪陳玉盞金甌，獸爐內高燃龍涎，盞面上波浮綠蟻。筵開排列，無非是異果蟠桃；席上珍羞，盡總是龍肝鳳髓。

那青衣女童行酒，斟過酒來，飲得一盞，潘鬆始問：「娘娘尊名姓氏。」只聽得外面一人走入，生得：面色深如熏棗，眼中光射流星。

身披烈火紅袍，手執方天畫戟。

那人怒氣盈面道：「娘娘與甚人在此飲宴？又是白聖母引惹來的，不要帶累著我。」當時娘娘起身迎接著他。潘鬆失驚問道：「娘娘，來者是誰？」娘娘道：「此位名喚赤土大王。」

言罷，一人與潘鬆相揖了，同坐飲酒，少時作辭去了。娘娘道：「有勞婆婆費心請得。」潘鬆見說，唬得遍身似麻，不敢抬頭仰視。此時娘娘淫心蕩漾，不由潘鬆心肯，扯著兩手，共入蘭房。雲雨之間，潘鬆終是猜疑不樂。

纏到三更已後，只是娘娘抬身起來出去。潘鬆根底立著王春春，悄悄地與鬆說道：「妾身叫你走了，緣何又在這裡？你且去看那件事物。」潘躡走來看時，見柱上縛著一人，婆子把刀虜開了那人，即取出心肝來。潘鬆見了大驚，問春春道：「此人因甚如此？」春春答曰：「此人數日前被這婆婆迷將來時，也和小員外一般相待。今日又另迷人來，卻把此人壞了。」

潘鬆見說，驚得面如土色。說由未了，只見娘娘入內，潘鬆便先上牀，佯作假睡尚未醒。即將那人心肝與娘娘下酒，婆子吃了自去。娘娘覺得已醉，亦上牀睡了。春春見娘娘睡得正濃，便躡腳來牀前，招起潘鬆，低聲說道：「此處只有一條路，我叫你走。若出得去時，可對我娘說知，多做些功果，救我出苦海。你記住這座花園喚做劉評事花園，人跡罕到。著白的娘娘喚做玉蕊娘娘，那日間來的紅袍大漢喚做赤土大王，這婆婆喚做白聖母。妾想這三個孽畜不知壞了多少人性命。我如今救你便去。房裡牀頭邊有個大窟窿，你且不得懼怕，便下那窟窿裡去。有路只管行，行盡處卻尋路歸去。目今娘娘將次覺來，你可急走，勿得自誤。」

潘鬆謝了王春春，去牀頭看時，果然有個大窟窿。潘鬆慌忙下去，約行十里田地，出得路口時，天色漸晚，沿路上問採樵人，尋路歸去。遠遠的卻望見一座廟宇內，見燈火燦爛，一簇人鬧鬧吵吵。潘鬆移身去看時，只見廟中黃羅帳內，泥金塑就五彩妝成三位神像，如夜間見的一般。驚得潘鬆手足無措，問眾人時，原來是清明節當坊境人春賽，在這廟中燒紙酌獻。

潘鬆走出廟來，急尋歸路，到家見了父母，備說昨夜的事。

大員外道：「世上有此作怪事？」父子二人同去天應觀見徐守真。潘鬆曰：「與師兄在酒店裡相會出來，被婆子攝入花園裡。」

把那取人心肝下酒的事歷說了一遍：「若不是王春春叫我走歸，幾乎不得相見。」徐守真見說，即時登壇作法。移時之間，就牆前起一陣狂風，風過之處，見一個黃袍兜甲力士前來稟云：「潘鬆命中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招此等妖怪，一時未可剷除。」

徐守真即與大員外道：「令嗣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只可留在弊觀躲災。」大員外謝了徐守真自歸。

潘鬆在觀中住了一月有餘，忽一日行到魚池邊釣魚，放下釣子，只見水面開處，一個婆子咬著釣魚鉤，唬得潘鬆丟了釣竿，叫一聲倒地而死。徐守真即忙救起，半晌方醒。就令人去請大員外到觀商議。徐守真言曰：「吾聞邪者不能勝正，當今南衙包公，為官清正，鬼神欽仰。公欲要除此妖；保全令嗣，必須具狀上告，那時或可剷除無患矣。」大員外從其言，即同潘鬆逕來開封府告理。包公看了狀詞，神異其事，隨即謂潘鬆曰：「世間有此妖怪為禍害民，吾若不與汝除之，則黎民不勝其毒矣，惡在其為民父母哉？」遂即准了狀詞，發潘鬆出外俟候。再喚張龍、趙虎二人吩咐曰：「今有潘鬆所告，劉評事花園內三妖為禍，白日迷人，汝可去後堂，與吾將前張月桂所付赴陰牒與溫涼還魂枕收拾得乾淨，待我寢臥其上，前往陰司查考，是甚妖為害，吾誓除之。」張趙依言，收拾已了，請包公寢在牙牀之上。包公吩咐二人：「好生看我屍首，待我還魂回來，重重賞你。」二人從命不題。

移時之間，包公魂魄來到地府，先使人通報。閻王聞報文曲星官到此，遂親下殿接入，分賓主坐定。閻王問道：「今蒙星官親臨冥境，不知有何見論？」包公曰：「今有新安縣潘鬆狀告劉評事花園內三怪為禍，白日迷人，取人心肝下酒，非止一端。拯有心救民，剿此妖孽，恨力未能，因特到此。萬望閻君著落判官，看是何處走了妖怪，即當剷滅，與民除害。」閻君聞言，即令判官查了回言。答道：「詳查此怪，原來白聖母是個白雞精，赤土大王是條赤斑蛇，玉蕊娘娘是個白貓精。觀此三個孽畜，盜了仙酒，神通廣大，吾此下界不能除之。星官若要殄此孽畜，必須具表奏聞玉帝，差遣天將方可剷滅矣。」

包公聽罷點頭，還魂回轉陽間，賞了張趙二人。隨即齋戒沐浴，焚香具表奏聞玉帝。玉帝聞奏，與眾文武議曰：「朕觀文曲星官下界，為官清正，鬼神欽仰。今下方有怪如此害民，即宜殄滅。遂差關、趙、王、朱四員大將，五方蠻雷，前到劉評事園內，將

三妖剿除回奏。」四員天將領命與五方雷神下界。

是夜三更，只見風雨大作，雷電交轟，遙聞劉評事園內隱隱有殺伐之聲，移時之間方息。數日，新安縣有人來報，說劉評事花園內已被雷火攻毀，有赤斑蛇長數丈，及白大貓兒與白大雞母三隻死於其地焉，並青衣女童屍首而已。於是其怪遂息，潘鬆亦無恙。大員外父子即人拜謝包公之德而去。後來天將回報天庭已訖，當方城隍以青衣女童王春春陽壽未盡，被怪攝去，更兼兩次垂救潘鬆，亦該延壽一紀。遂即移文轉達閻君，再賜脫生，配與良家，以壽終世。